

第一章

花城传来的初啼

阿姜的话

我和阿菲是在姆妈和老头睡觉的大床上出生的。老头差了家里的一个兄弟去找接生婆，那个接生婆后脚刚进门，姆妈的朋友包太太前脚也跟进来了。那天是一九二九年一个星期六的晚上，这么说吧，其实我们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往肚子外窜的，到真正露脸的时候已经是星期日的清晨了。姆妈起先生我出来的时候，一点不难，但后来就不行了。她生阿菲简直是难产……这以后三十年，阿菲的耳根子就没清静过。姆妈的台词永远是这么念的：“我生你差点死掉，你就不知道我受的那份活罪，生你这个讨债鬼，我是拿命换的。”叨叨唠唠，唠唠叨叨。

咱姐俩的名字是姆妈给取的。老头对这档子事没多大意见。我给起的名字是费珍妮，但就不幸因为我那头生姜色的头发，“阿姜”这个浑名就再也丢不掉了。

阿菲原名费菲妮，但是很少有人正经八百地这么叫她，大概是跟着我“阿”吧，她从此就叫做阿菲了。

咱俩出生后的第一个摇篮，其实是梳妆台底下的一个大抽屉。当时姆妈正想不知该把我俩放哪儿，包太太脑子一转，念头动到梳妆台底下关不上的大抽屉，她把里头陈年烂谷子的破袜破裤掏出来，再

大肆拉开那个大抽屉，里头正好够我俩排排躺。第二天星期一老头要回工作的地方继续干他的体力活儿，包太太就二话不说地留下来照顾我们，这么好心不算，她还好言地安慰姆妈：“生这双女娃可把你苦够了，不过，好处在后头呢！有这对好模好样的女儿，你有的是后福可享！”

包太太是有些人嘴里不怎么怀好意喊的“蛮子”，她先生是开计程车的，是个意大利人。

对这个“蛮子”的甜言蜜语，我姆妈可不怎么领情，她简直是把话顶了回去：“我恨我妈把我生出来！”

这些闲言碎语，其实也是我们长大后在一堆姐姐嚼舌根的时候听来的。而她们又是怎么知道的呢？那当然是多亏她们那些恨不得黏在墙板上的耳朵给听来的啰！

阿姜的话

我和阿菲出生的时候，姆妈和老头在这栋西伯屯西门街的房子住了不止一两年，这之后，我们又住了好几年。这是栋老房子，有人管它叫茅舍，茅舍前有窄窄小小的游廊，中有黑黑暗暗的通道。屋子前面有四个房间，后面屋顶下斜的部分就是灶房，也是我们每天待得最久的地方。至于那个真正叫“饭厅”的房间，倒很少有人端碗捧菜地进去吃。再说那三个睡房吧！我们是四个人挤一间，睡房背后有柴房和茅房，柴房里有大铜壶，茅房里有木垫铁罐拼凑成的茅坑。

即使是这么简简单单的房子，也还不是姆妈老头自己的。房东是住在附近大房子里的姓钱的一家，他们可阔呢！瞧他们那身穿的，就是不一样。钱太太有个不得了胸部，戴了一顶黄色的钟型帽，然后再配上一长串玛瑙珠子项链。她讲起话来，话里带话，话中长刺。她的男人衣领“僵”得可以，再戴上一只金表，闪得就怕别人看不见他。起先我以为他是当官的，后来才知道他当过船长。现在的钱先生有房有地，是个大房东。

姆妈讨厌姓钱的一家，但又有些怕他们。她常追着我们说：“别

碰墙上糊的纸,不是我们的,如果弄坏了,房东要把我们赶出去的!”

还有一点,我们总觉得姆妈怕房东。咱们再怎么勒紧肚皮,姆妈也一定要把房租先留起来,这部分是再困难也不动的。在家里她有句名言:“饿肚皮可以,睡露天不行。”换句话说,哪怕家里连一粒米也找不到,也要有这找不到一粒米的房子。

老钱是时不时地要来检查房子的,每回知道他要来,他那忠心的房客我姆妈,就有些不太正常。她拚命地洗洗洗刷刷刷,一点脏的也不肯放过,然后茅坑还要消毒。好容易都打点好了,姆妈总是收拾得工工整整地迎接房东大驾,很有技巧地把我们几个孩子分散到后院,我八成猜到她肯定是没让房东知道到底有几个小孩。我和阿菲这对双胞胎出来报到是十和十一号,还不包括前头有个车祸早死的吉米。我们之后又有一个,然后停了几年,再来一个。所以总而言之,这个屋顶下有十三个小孩。

当然,也不全都是小孩,我们这对双胞胎出生的时候,上头有好几个哥哥都是大块头了。爵克和艾迪就高得可以,我们时常听到他们的头撞到灶房门梁的声音,像这样,“砰”一声,爵克必定开骂:“操他妈个门!我砸烂你个贱门。”类似这种砸烂,不知道一天有多少东西被他的嘴巴砸烂,姆妈忍无可忍,话也掷得又狠又准:“你给我注意你那张烂嘴!下水道阴沟也没你嘴臭。”

阿菲的话

阿姜和我到今天还时常聊起我们的小时候,虽然现在,都老女人啰!房子先生孩子都有;银行贷款也不缺。我们的腿,静脉曲张;我们的胸,松弛下垂,都快贴着肚皮了。人既然可以变样,记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,许多回忆里的事,依然可以揭开疮疤来审视时间赋予的新貌,或可发现更深层的意义。毕竟,事情都过去了,我们的童年在彼端遥遥伫立,所有的爱憎情怨都事过境迁,或可视为一场了无痕的春梦吧!

当然,说是了无痕,也太过牵强。其实,往事是有生命的,它已沉

潜转化为我们的内在,展现出我们今日的风貌,不管好坏,但至少,那些发生过的真情实事,那些已成旧事的过往,都被尘封在记忆的盒子里,就像姆妈一样。

阿姜的问题出在她的目光短浅,这与她不学无术不无关系。她不大读书,词汇不够,我记得在她辍学去工厂以后,她就与书本无缘了。她宁可将就着那些仅认得的字凑合着过,也懒得再多下功夫。而我就有别于她,正如哥哥艾迪曾经这么说过,他说我即使没书可读,就随便一张包东西的油纸,只要有文字,也会让我读得津津有味。回顾往事,我就比阿姜更能找出症结之所在。

倒不是阿姜就完全不精于此道,她看事情有她的角度,她把事情看得很艰涩,然后再自问自答: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吗?还是我记错了?当时的情形真是这样吗?那到底是不是我真正的感觉?诸如此类。

不过,当然她会有盲点,因为她没有足够的词汇来描述事情,所以她会作茧自缚而不自知。

她老觉得如果她可以精确地对往事抽丝剥茧,将其中的梦想、希望或云烟、阴影都层次分明地抽离出来,那么她就可以掌握往事,落得个真相大白。

其实,与其承认自己搞不清真相,还强过从那些虚虚实实的尘烟往事当中胡乱揣测的好。

譬如说,陷阱,就摆明着说,是个陷阱。

而我就不同了,我条理分明,思路清晰,审视记忆里的篇章自有原则:哦!是的,那件事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,或许不是你原先所想的。话说……就在那个某个时间什么地方,那件事是这么发生的……

总之,要细说从头,你需要大量的语言。

历史学家的话

“哦!基督教会!”这是早先有些人要发誓之前引用的话。“哦!

基督教会!”也同样是一句赞叹,发自那些一波波拥进“基督教会”的人的口中,当他们驱车直上凯须米尔山顶,停靠在尖峰路上,出得车来,眺望俯伏在自己脚下的基督城,不禁由衷地叹息赞美:“哦!基——督——城——!”气息之下,有着掩不住的肃然起敬。^①

就在阿姜阿菲诞生前不久,有本政府发行的刊物,叫《基督城六十年回顾》,上有记载:“对任何一位今天站在凯须米尔山顶的人而言”,文献是这么说的,“当他俯身下望在他眼前展开的一个现代化都市的全景,真不得不承认这是个造城者的奇迹。”我们让时光倒流到八十年前,倘若斯人重蹈此地,从相同的角度眺望,则他举目所见,尽是一片大自然的苍凉,内容涵盖:各路杂草异蕨,沼泽山丘,当然也不乏沃土平原。更正确地说,今日的城市是无迹可寻的。八十年前的基督城,有的是:亘古岁月流过的绵延大地,除却一些自然天成的雪泥鸿爪之外,尚未看出渺小人类斧凿的痕迹。然则在那之后的四分之三世纪,变化却有如排山倒海而来!

假如费太太马格利在阿姜阿菲诞生之前就已经发迹,住的是那些零星分布在凯须米尔山上的别墅,那么当她推开滨临海湾的窗子,眺望遥遥平原,举目所见为何呢?她一定心口合一的礼赞:“哦!基督城,我新西兰的花园城!”说辞与市政府,商会,进步党,工会如出一辙:“有花园城市美称的基督城,深深吸引住那些站在山顶眺望她的人们。”

可是,事实不然,费马格利不曾发迹。她一辈子就上过一次凯须米尔山,还是坐着板车去的。参加的活动是:工人野餐;留下的记忆是:争吵不休,因为她那孩子的爹想借机酗酒。所以,哪怕是多年以后,只要阿姜阿菲提到“凯须米尔”这几个字,她的话就来了:“灌足了一肚子黄汤,他连茅坑都差点掉下去,说到那个鬼地方,我就……”

然则,对阿姜阿菲而言,“凯须米尔”简直是个神奇的字眼,好比一串叽哩呱啦的咒语,念念有辞之后——芝麻开门。幻境当前,其间华夏美车,丝绸锦缎,貂皮珠宝,令人目眩神驰。

^① 基督城的英文原意为基督教会。

“还记得那块我们的‘古圣先贤’所凝望的大地，那毫不起眼的平原……”这样的文字在商会，进步党等等的档案上历历可见：“显然地，要不是后世子孙皆洞见之士，从其先民诗般的灵感中获得启示，辛勤耕耘的结果，方才草创出今日荣获花园城市美誉之基督城。是以，基督城与古城大马士革之间有相似之处，不是没有脉络可循的，这样的说法，在足迹踏过世上古老伟大的城市的旅游者口中获得印证。”

基督城的来龙去脉，不言而喻。

进步。基督城曾是“世界上最摩登的城市”。

不断进步。基督城深植于文明的历史中，她曾是一张蓝图，一张由清教徒、胸怀大志者、贵族以及善男信女们所希冀能在这个新世界描绘出的蓝图。他们的理想是：复制出整个古老的欧洲文明，又能过滤掉旧社会中邪恶的杂质，除旧布新地开创出一个符合大同理想的新社会，使劳者有其酬，永免于贫穷、饥饿之恐惧；或者，更正本清源地说，消除那源自于祖国旧社会中，被扭曲丑化了的贫民窟生活所带来的重重恐惧。

嗯……多么不容易啊！而他们居然办到了。

至于，这些早先的清教徒，和他们的子子孙孙，以及浸淫在清教徒文化精神中的芸芸众生，到底是怎么样的，又以什么方式来展现出这古老现代兼容并蓄的本体特质呢？这个发人深省的问题的解答，其实诸般可见证于基督城的各个层面。先民们希望移植一块英格兰土地于斯，这个理想已充分付诸实行。君不见那美丽的哥特式大教堂，以及许多灰色花岗岩的建筑物，耳熟能详的英国式鸟语花香，都明白昭示这个清教徒之梦已然实现。

假如那天午后费马格利趁她还未生产双胞胎之前，再走一趟凯须米尔山，她登高极目所见，将是层次井然的幢幢屋顶依山蜿蜒而下，隐没在远方的花园台地之间。那绿的树，红的花，以及闪亮的玻璃窗子，都不甘寂寞地与长空争辉。

极目远眺，她还可望见海格里公园，大学城，大教堂以及城市广场。换言之，她可见林立的树木，耸立的尖塔，广告标语，喷泉，百货

商店,以及过气名士的雕像。走过那个充斥着橡树、桉树、油加利树、柳树、胡桃树和许多不知名的树的森林,柳暗花明鹤立在外的是,生气蓬勃的“芬多登”区和北区、西区及其近郊,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似乎是花园城市得天独厚的一群,他们更充分享有愉悦和现代化的城市生活。好,目光放远,费马格利可以眺见阿尔帕斯山,碧空雪山遥遥在望,大概有百里之遥吧!白雪晶莹,寒空冷冽,阿尔帕斯山在南岛,横贯东西。

在位居前景的凯须米尔区与远方的海格里公园之间的地带,就是所谓的南基督城了。

从山上俯视,南基督城宛如一块火山岩,从凯须米尔山所盘踞的死火山爆发出来,奔流而下直捣平原,使之成为一片不毛之地,三度空间至此一减为二,这一块由氧化的铁韵石,黯淡的枯黄树木以及锈蚀的橘色招牌所组成的火山岩南基城,又被铁道上熏黑的标竿、各式各样的工厂、一排一排的烟囱以及基城煤炭场与煤气公司竖立的令人掩鼻的高塔,切割得支离破碎。于是南基督城的脸上挂着:剥落如浆的油漆、片片纷落的铁屑和裂痕累累的油毡,外加灰头土脸的庭院做为头饰;它再披挂上岌岌可危的斜坡屋,黏黏的沥青路,搭配下身的就是一间间简陋的茅房和四处可见的小纺织厂了。就地图来看南基督城的密多屯、爱丁屯以及斯坡登各区都在城西;西单林、瓦森,还有菲力镇、林梧以及吾尔屯则在城东边,这宛若火山岩的南基督城,它的平原地表,下有岩浆烘焙,上有烟雾压顶——烟雾者,乃集五百工厂,万家烟囱,加上十二万人口的咽喉吐纳之气的大成。地表的热气力图上升,终究寡不敌众,弥封在如盖的黄烟之下。

这就是费马格利眼中的基督城,这就是她的世界。

历史学家又说

在阿姜阿菲嘹亮的初啼传来之时,花城又同时发生了什么新鲜事呢?回溯该晚,正当那边费太太的阵痛开始,在这边“芬多登”的一户豪门巨宅,一名交际花的余兴表演也上场了。现场伴奏的爵士乐

团,穿着打扮有如黑人,他们的脸庞漆黑,衬衫雪白;伴舞的男性舞者,则清一色的脸庞雪白,衬衫漆黑。他们与穿着新潮的女舞群搭配得天衣无缝。衣香鬓影,笑语盈盈,香槟的开瓶声此起彼落;醇酒顺着阳刚的手腕滴落,女郎上前舔舐的动作无比煽情。

此时此刻,费马格利躺在她西门街家里的大床上,阵痛难当,咒骂连连;远方上千的人潮,踩着爵士的步伐尽情舞动。

依傍着大教堂圆形的屋顶下,进行的是狄斯兰舞台秀,一个大型的爵士乐团正将好戏开锣。节奏声中,登场的角色不乏风流名士,在那儿窃窃耳语的不就是名噪一时的建筑师韩希可与柯盖吗?又来加入他们谈话的是一位国会议员、世家子欧莫瑞。好,我们的焦距转向“冬园”,在那儿舞跳得尽兴的,是一群穿着普通的平民百姓。再将镜头往下拉开,对焦在月光下的海滨,新布莱屯码头上,摇曳着中国式的灯笼,嘉年华的气氛,处处可闻,笑语盈耳,舞影翩翩,人们击节叫好,欢声雷动。

这厢,生产的拉锯战也在如火如荼地上演。“用力,再用力!”前来助产的包太太如是说;那厢在新歌剧院的观众也正在为“1929 采风录”的精彩演出,用力,再用力,鼓掌。

相对于明亮气派的歌剧院,还有那灯光晦暗的电影院。“自由大戏院”里,闪烁不定的大银幕上,放映着一部叫《吾宁邪恶》的色情喜剧,一群人看得津津有味;再转向“人人电影院”,银幕上向你频送秋波的是《诱惑的维纳斯》,性感女神“贵珍妃”正赅起她娇艳欲滴的红唇,在《日出》这部片中,施展浑身解数,来诠释这部“纯爱与畸恋天人交战”的香艳爱情片。

正在此时,费马格利也在天人交战,她生产双胞胎,痛不欲生。

那位来自圣海伦医院的助产士凭着丰富的经验说:“再用力,数到十,一会儿就出来了。”充满爱心的她为了给费太太打气,哪怕说谎也在所不惜。马格利也不忘给自己打气:“去他妈的!再生,我下地狱!”

“家务!你的名字是烦恼”晚报上刊登着如此醒目的标题。内文

提到,由于单调且长年无休的例行家务再连同孩子的教养问题浮上台面,足以使人精神长期处于紧张状态,进而导致沮丧,这对为人妻母者的身心健康,影响甚巨。然后话锋一转,郑重推荐威廉医师的粉红养神丸,只须短期服用,即能再创长效活力。一瓶只须三先令,各大药房均售,保证有效!

晚报的社论指出,当时新西兰的电话普及率在世界上遥遥领先,仅次于美国与加拿大。

“文明生活的物质表征,成等比级数地增加,这是相当令人满意的。”那位首屈一指的社论作家肯定地说。“这些现象意味着,这个国家就整体而言,人民已享有高水准的生活。更值得一书的是,几乎各个层面的人,在新西兰都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。新西兰的劳工拥有定规的假日和充分的自由享受闲暇,那是以往英国欧洲的劳苦大众所难希冀的。事实上,新西兰政府也积极于为人民再创生活指标之高峰,同时力图维护目前高水平之生活于不坠。而今,电话用户普及城市乡村,且有不断进展之趋势,这就足以显示政府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。”

读完这篇振奋人心的社论,几页之外的另一个版面上,一行醒目的大字映入眼帘:“都市贫民,悲情长在。”

“尽管那些慈善团体,民间组织,已经付出相当的努力,还加上来自善心人士的慷慨解囊,”那标题下的文章是这么写的,“可是,都市贫民的窘况依然存在,悲情的故事流过一个又一个贫穷的家庭。虽然“路有饿殍”尚未有所闻,然而许多贫户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果腹,却是不争的事实。”

就在该页版面的中间,有一段共产党的呼吁,他们要求工人的基本工资不得少于每周五镑,而就在该页之前有一幅豪华汽车的广告,广告中指出该车已由一位富有的地主以两千镑购得。至于那段呼吁,继续由该党的分部领导人说下去:在既得利益者的主导之下,弱势团体的利益显然是被有心忽略的。然而,那包括佣工,穷人,以及失业者的弱势之群,真能平心静气地看待这些财阀们毫无节制的挥霍吗?答案是否定的。干戈之气在他们的胸中升起,阶级斗争其实

并非人为设定的政策结果，它是在经济条件的悬殊之下自然形成的。我们国家的运途之难以自圆其说，问题就在于：这竟是一个充满贫困、失业、焦虑与悲情的繁荣社会。

当夕阳隐退在阿尔帕斯山^①的背后，自大海升起的黑暗也悄悄地滑入向晚的黄昏。收工后的农夫、主妇、铁道工人、职业妇女以及学校老师，都踏上归家之途。家虽有近有远，或在小镇、近郊，或远至那位于城市高山之间的农庄，然归家后的他们，都不约而同地浏览起那份相同的晚报。

“报上有啥新鲜事？孩子他爹，”低头做针线活儿的孩子的妈，一心两用地一边补又开了绽的毛线裤一边问。“还不是废话一堆！”孩子的爹答道，伸手去拽那瓶桌上的酒。

百无聊赖的夜晚，夜空里呵成一气的黑暗，不时被远方的星星一闪一闪地打断；万家灯火盏盏亮起，灯下情境户户不同：听音乐者有之，读《圣经》者有之，更有的是摔瓶声夹杂着骂骂声，声声入耳。

再往南去的小镇“提玛鲁”，有“南岛海滨度假胜地”之称，是基督城的姐妹市。在那儿，基督城的“兄弟姐妹”们正跳着二十年代流行的舞步；待会儿上床前，不忘煮杯黑莓浆，喝了好入睡。

其实举国上下，瓶声处处。开药瓶吃药的，开酒瓶喝酒的，更不乏煮开水喝茶的。水壶滚水的嘘声，户户可闻。妈妈们探手拿茶罐，用指腹撮起茶叶，碎叶子窸窣窸窣，拨动妈妈的心弦。于是妈妈为这泡茶的壮举，有着说不出的兴奋，不禁大声吆喝，“快来喝茶哟——”，要不柔声喊着，“孩子的爹，再喝一杯？”

就在基督城，有一名精神恍惚晃荡在街头的吸毒者，被街警查出刚刚涉及一桩百货公司的顺手牵羊案；并发现他前不久才从“光明神经病院”释放出来。再往新布莱屯的方向去，不久前，那儿刚有一名穿着整齐的男子跳码头自杀。事件耸人听闻，至今这个“自杀”的话题仍有余波在群情激昂中震荡。在靠近“伦及欧拉”小镇旁的一处牛棚，一群无言的牛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主人上吊。这位沮丧到崩溃

^① 位于新西兰，又译作“南阿尔卑斯山”。

的牧工，以绳击脖，站上皂箱，再一脚踹開箱子，一了百了。远在“提玛鲁”，有八名警察突袭鸦片毒窟，逮捕了那个不知死活的枭雄老大。越过阿尔帕斯山，山的那边，是西岸的大地，在西岸的矿区以及林里云间，迷失的是一群赛马场的赌客，他们前来躬逢“格瑞茅斯”马场俱乐部的夏季赛马盛会。一日终了，赌客们把马场的失意浸在千杯不醉的酒中。

周日凌晨，正是阿姜踢出临门一脚的时候。接着，包太太拭去女娃娃满身的血污，助产士再接再厉下指令，马格利生产阿菲，苦不堪言。

历史学家再说

一九二九年，也就是阿姜阿菲出生的那年，像费马格利这样的妇女大众，都受到“生产要进医院”这种说法的冲击。报纸上说，在家里生产是不合乎医学卫生的，宝宝哪能就这么出生在脏袜，破布以及未经消毒的水盆之间？妈妈们应该利用像圣海伦那样先进的医院的设备，享受那清爽清新，擦洗得一尘不染的产室病房，这可都是政府花大笔钱建的。政府体恤这群住在铁道南侧的劳工妇女，惟恐她们在生产国家未来主人翁时会措手不及，于是盖了这栋近在咫尺的新型医院，提供高品质的免费服务。

虽说住院生产是免费的，但坐车上医院总要花钱。再说，要是马格利住进了医院，谁来替她照应家里的那一大帮孩子？就算她男人愿意辍工替她在家照顾，又可能招来薪资扣减甚或裁员之命运。要不，请个临时管家吧？说笑了，哪来闲钱给人哪？

于是乎，马格利，其实住南基督城的妇女也大多如此，只好在家待产。她辗转反侧于大床之上，连叫苦带咒骂；大床上陈旧的弹簧，被反复挤压得吱呀作响。她男人每天早上步行上工，傍晚再踱步回家，到家后的例行公事，是熬上一大口袋的李子布丁。他用支大木勺在那黏乎乎的黑浆里搅拌，黑浆冒泡，叽哩咕噜的。厨台前站成两排的孩子，饥火中烧，个个迫不及待；老头在热气蒸腾中，把黑浆一勺一

勺舀出，噼哩啪啦跌入孩子们的碗里。那位好心的包太太则每天尽可能地来个把小时，帮着刷洗烹煮缝补，不一而足。

待马格利产后虚弱的身子几近恢复，包太太功成身退，退回她自己位于瓦森的家，这时马格利的话就来了：“没错！”她说，“这个地方真该好好打扫打扫了。”然后，这个房子就被“清洁打扫”得只差屋顶没被掀起。刷子，抹布，拖把，满天飞；孩子、鞋子、脚步，四处窜。灰尘一飞冲天，又纷纷掉落凡尘，落在抹布刚刚清洁出来的地方。

最后，还得把铺在地上的垫子，拉平弄整，才算就绪。“都给她整得不像样了。”马格利口里抱怨，目光凶狠，好像假想敌包太太就站在对面。

好在，一阵折腾之后，垫子总算照马格利的意思，各就各位了。

历史学家还说

阿姜阿菲出世后的那个周日早晨，风和日丽，蓬松松的层层云朵，随风飘过四平八稳的天空。那个早晨绝对是气象局所谓的好天气。晶莹的露珠滚动在草地上，撩拨人们的心思意念飞向河边、海滩、山间，个个都私心盼望要来个野餐，才不辜负这大好的明媚风光。

早报的广告也不甘示弱地叫嚣着：“周日汽车之旅——自己开车不求人，”以下循循善诱：想想自己拥有一部车，带着妻小去兜风是多么赏心的一件事！本公司备有宽敞舒适的最新型轿车等着你来开，价格保证让你心动。心动不如马上行动！

广告不是白做的。心动进而行动者，如雨后春笋。于是，闪亮簇新的汉宝士、福特、司都贝克、奥斯汀等种种厂牌的轿车，灌足了汽油络绎于途。相对于其饱满的油箱的，还有内容丰富的后行李箱，里头堆得满坑满谷，都是什么遮阳伞，大食盒，“开波以”制造的羊毛地毯，手提式留声机，还有一堆最新的流行舞曲唱片，其中爵士乐占了大宗。这又得提到另一则广告，是这么教育它的消费者的：“购买手提式留声机，不能只顾它的携带方便，你更要考虑到它的音响品质以及外型是否美观。总之，箱型音响所需的种种特质，你都可以列入

考虑。”

满载而上路的汉宝士、福特、司都贝克以及奥斯汀，浩浩荡荡地到山巅水湄打转兜风。大人小孩还有“开波以”制造的羊毛毯，都一齐在白沙滩上舒展成大字。白沙滩不止一处，新布莱屯，渴晒湾的黄金岛，卡若兰湾的月白道，处处都有白沙滩。只见三明治与茶蛋糕^①齐飞，遮阳伞与防晒油一色；手提式留声机走马上任，尽责地鸣啾起来，至此音质好坏彰显无遗。上岸的海浪闻声漠然掉头离去，独留聒耳噪音声嘶力竭地悬荡在沙滩上。

一群野餐的人们在新布莱屯、提玛鲁郊游走动；从“格瑞茅斯”归返的九十匹马和赌客百姓，在彼此连结的红色车厢里排排坐满；一列呼啸而过的红色火车穿过蜿蜒的阿尔帕斯隧道，驶向基督城。此时此刻，小小的阿姜和阿菲，正躺在梳妆台底层的大抽屉里，打着呼噜，翻着滚儿，驶向梦乡。

阿姜

我和阿菲还小的时候，爵克和艾迪有阵子疯狂地迷上摩托赛车。其实他们迷的哪是车啊？是钱！因为赛车是惟一可以赚钱的运动，假如你敢做敢死队，又运气好得没像吉米那样赶着去死，那你就赚了。于是，爵克和艾迪就在我自家后院，开出一条跑道练车，为了能赚钱，大家都恨不得能插上一脚，姆妈和钱房东也就只好睁只眼闭只眼了。

姆妈虽然只睁一只眼，可也不是盏省油的灯，就算她不反对，哪能这么容易放过我们。于是她每天每晚嘴巴里念叨个没完，一早通常是这么吼的：“你们一群死人哪！”她说，“没睡死的，还不赶快给我去‘光明’，把那个该死的机器转一转，”她说的“光明”就是那个神经病院，那儿有不用大脑的转机器的活儿是给神经病干的，她连这个钱都要我们抢着赚。姆妈尖锐的嗓音，真是可以叫醒死人的，几个哥哥

^① 一种葡萄干小圆饼，吃时烤热并涂上奶油。

三步并两步地赶着去做，姆妈也一不做二不休继续唠叨。

人家钱房东可没必要整天耳朵里听什么死去活来的，烦够了，人家干脆请我们走路。于是，拣了个好日子，看着我们卷好的铺盖上了搬家车，我们有腿的，就这么一路走着走到“不累登”街去。

我们原先在西门街的房子已经够旧了，而现在“不累登”的这个更是旧得可以，还更小一点。当然也不是没旁的好处，起码房租便宜就是好事儿。那时我们的日子越过越苦了，家里的老头子没了原来的那份苦力活儿，几个哥哥又找不到工作，我们那时的景况真是糟透了。套句话说，说什么“穷途末路”也不为过。姆妈和老头领着我们一个接一个的搬家，房租一个比一个便宜，搬到后来看到的全是一个样儿的房子：铁皮顶的老木屋，油漆掉得跟长疮似的，还有永远搬不出那个南基督城的贫民区，就像艾迪有次说过，“人家是富不过三代，我们费家是穷得过了三代。”

不累登街在爱丁屯，街的另一头是铁路局的调车场，堆货的仓房和一些工厂；而街的这一头则是一堆又旧又小的房子，眼睛鼻子全挤在一块儿，挤在一个灰不啦叽的小院里，我们的住房像个方盒子，里头隔着四个格子，前三格是睡房，后一格是斜屋顶下的灶房。方盒子背后是柴房，里头有烧热水的大炉子。当然茅房也不缺，里头照样有个茅坑。惟一比以前麻烦的是，过去在西门街那口打水的井就在门后头，现在的井可是蹲在大老远的调车场下头，所以每回打个水像出趟远门似的，累死人。这还不打紧，不累登街最让我提起来就恨的就是那个一百年都没人管的煤气灯，灯罩里的那丁点儿亮光，动不动就不干活了。它一不干，姆妈的活儿可就干起来了。她辛辛苦苦地爬上板凳，勉强站好，翻来覆去地把个灯罩整来整去。她把嘴唇咬得发白，抿成一条白线，然后从牙缝里迸出那股子怨气：“该死的笨蛋，该死的房东。”

不累登街的院落，说穿了就是个大杂院。外面围着一圈铁皮浪板做篱笆，冬天冷得像泥巴糊的，夏天又热得像火炉烤的。艾迪干脆就把我们的房子叫做“泥巴公馆”。艾迪是个很有意思的人，很能苦中作乐，逗自己也逗别人。这要碰上姆妈心情好，听到艾迪说笑

话,她也能露个牙捧捧场;这要遇上她心情不好呢——她心情十之八九都不好的,她就会凶得——像要吃人。“闭上你那张没用的烂嘴。”她就算只说了上半截,我们都知道下半截是“再说,舌头给你剪掉”。

住不累登街的时候,我们的房租每星期十五先令,比起以前西门街的十八先令,虽然只少三先令,也够咱们开心的了。新房东大名史帝文生,史家是搞建筑的,盖房子不成问题,所以他们在离“芬多登”不远,靠海格里公园有个家,在靠海边的“桑拿”也有栋大房子,这样不管他们要看马球赛还是要看海,只消坐在家里打开窗子就看到了。我还听说他们在爱丁屯也有好些个房子,出租生意这么大,我却好像不记得看到过他们家任何人来过不累登街,我猜八成是请了人替他们管着。只除了有一次,姆妈领着我们几个小孩经过可伦坡街的史家建筑行,有辆黄色的车子从我们眼前一晃过去,我瞄见一张挂着眼镜的大胖红脸。“喏!一个史家的人,”姆妈说,“赶着去下地狱。”到底有没有地狱,姆妈自己也没把握,但她就喜欢这个说法,好像不多提几次地狱,那什么钱家史家的人就没处送。所以不怕没地狱,只怕没法把他们送进去。

我们还住在不累登街的时候,史家给一个儿子办喜事,姆妈在一份小报的地方新闻上看到“史梅两府联姻”的消息。“啧啧啧!”姆妈咂着嘴,眯眼皱眉地看下去。“上周六于芬多登英国圣巴纳巴斯教堂,亲朋好友欢聚一堂,为这场盛大的婚礼做了美好的见证。”小报继续说道,“新娘维琴小姐乃梅家三女,新郎史君系史家之子,史梅两大家族共结秦晋,实可谓门当户对郎才女貌。婚礼由社交界闻人欧司摩先生统筹规划,特邀名风琴手布朗福斯担任司琴。当日新娘的风采令众宾客耳目一新!她纤细合度的身材裹在一袭蕴闪着珍珠色泽的织锦缎连身长裙中,曳地的裙摆在旋身时转出优美的弧度;前胸打着细褶的紧身背心衬托出新娘倩影无以复加的美好。极具古典风味的流苏和薄如蝉翼的面纱,自她缀满银白轻纱百合的头饰上垂下。手捧一束淡黄色秋海棠的新娇娘,莲步轻移,宛若天仙。伴娘们则清一色的蓝蓬裙,上着两侧开叉的紧身袄,对襟上交叉地缀着珍珠银质的饰扣;她们用发髻盘成头冠,冠上缠绕着金丝银缕,人手一捧粉红

色的秋海棠，美不胜收。女方家长梅氏夫妇在婚礼之后，择‘菲德罗大饭店’以精致的早点宴请宾客。是日下午，头戴桃色丝绒礼帽身穿小羊皮外套的新娘，丰姿绰约地挽着她的新婚夫婿，在众亲友的祝福下展开蜜月之旅。待其归来，这对新人将于圣安德鲁台地筑起爱巢。”

“啧啧！”报纸看完，姆妈又重新吐了口怨气，“现在我可知道我们交的房租都花到那儿去了。他们吃的早点，住的新房子，哪一样不是我们的钱堆的啊！咱们可成全人家过好日子了。”说完，姆妈的眼睛嘴巴一起闭上。

对我和阿菲来说，那样子的婚礼是神仙才配有的，就跟那些什么灰姑娘、睡美人的童话故事一个样儿。

不管是不是真的，扮家家酒总可以吧！阿菲说了，“你做新娘，我做新郎。”于是我们在晒衣绳上扯下那块晒干的洗碗布当面纱，婚礼就选在后院举行，旁边刚好是一堆垃圾。至于那些什么流苏面纱百合花头饰，那块大小刚好罩个满头满脸的洗碗布和它边上的破烂须须，可让我什么都有了。阿菲在我旁边立正站好，神清气爽的很有样子，就算是那个名人的儿子，能站得出来的好样儿也不过如此。

姆妈倒是很快就发现我们在垃圾堆旁结婚，不过，我们正等她开骂，她居然叹口气就走开了。我倒是发觉她像是一下子老了好多，老得没力气骂人了。

说人家的新房子是靠我们的钱堆起来的，其实也不怎么对。我们一个礼拜的房租就那么十五先令，要说能帮着付人家那个在圣安德鲁台地的新家的贷款，真是门儿都没有，何况我们前后也不过就缴了一两年的房租，然后又搬家了。这回搬得不远就在“肯特街”，包太太给介绍的，一幢有电的房子。

“你想想，马格利，”她说，“再也不要搞那个什么煤气灯了，你只要那么啪的一开，哇！那个亮的哟——就甭提了。”

接下来的那个星期，姆妈虽然还是像往常那样吼来吼去，可是眼睛里也好像有什么在闪来闪去；终于闪出个结果，我们开始收拾家当准备搬家。

这回搬到“肯特街”，我们小孩也觉得水平不一样了。

“想想看，阿姜，”阿菲也这么说，“再也不要搞什么煤气灯了，你只要那么啪的一开，哇！那个亮的哟——就甭提了。”

临走前，爵克还不忘留点“功德”给史家，他满屋子找煤气灯罩，见一个砸一个，用他的拳头，嘴里还不干不净地说：“去他的！那帮姓史的！”不管人家去不去，总之，我们是去到了那个肯特街的新家。

新家不远，隔几条街而已，可房子比起不累登街的可新式多了。房子门前有条走廊可以当阳台，有间卧室还往外多出个半间，除此以外，也就是一般普通样儿的房子啦。屋子中间有条黑黑窄窄的通道，前面有三间睡房，后面斜屋顶下有间灶房。灶房的壁是一块块木头接的，睡房的墙上糊了层麻布，糊得马虎，看起来东鼓一块西鼓一块的；磨得发光的壁纸，旧得跟个油布似的，一块块从上头“垂挂”下来，全没个牢靠的。说到地板，当然是光秃秃的，不想也知道房客得自己带铺的来。好在这点难不倒姆妈，她的地板垫子是现成的。

我们房子是一家接着一家地搬，地板垫子也是一个挨着一个用。姆妈把这些宝贝在新屋子里放下来，再拼拼凑凑地让垫子和地板合得齐整，然后退几步站好，摆出个自己给自己打分数的样子，她一手支着个下巴，还腾出个食指轻轻敲着自己的颧骨，有一下没一下地像在算计着什么，同时眯着眼瞅着那些个垫子，好半天她说了：“总算是搞定了！”

我们的垫子大部分是海草编的，或是椰子树纤维做的。还有一块又老又旧的小袋鼠皮，不过毛都给磨得光秃秃了，这块又老又破的毛垫跟着姆妈在南基督城也不知道转了几圈，可是看来姆妈还是要它继续转下去。

我们的床总也不够，想当年我跟阿菲也不知道在那个抽屉里窝了多久，但总之后来我们是有床可躺了。那是一张枞木做的四边有护栏的婴儿床，两个娃娃挨着睡是可以，要动一动可就难了。我跟阿菲成天在那儿挤来挤去，挤到最后，阿菲给提溜了出去升了级，上了佩姬跟荷克的床。这下子我可好了，整个小床都是我的了。这一路好下去，好到我快八岁要上小学了，才好不容易从那张我窝着曲着